

●故事天津

这场评剧《打金枝》，绝了！

刘万江

评剧艺术的前身叫莲花落，发源于冀东农村，但评剧的发祥地在天津卫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天津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天津人的热情豪爽、喜唱爱玩儿的性格，促进了评剧的形成、繁衍与发展。百多年来，津门这方评剧热土，孕育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名家新秀，诸多功绩卓越的评剧艺术家，均对津门有着浓浓深情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评剧艺术一度步入低谷，当时已离开舞台二十余载的评剧老艺术家筱美英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——她想使评剧在津门再度中兴！想让评剧摇篮天津卫名副其实！

很快，筱美英萌生了举办几场名家荟萃演唱会的想法。

安排演出阵容和剧目时，她首先想到了著名评剧老艺术家筱俊亭。筱俊亭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，可以说，是海河水滋养了她，是津门热情观众哺育了她。筱俊亭在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参加了沈阳评剧院，但她几十年思念故土，时常回家乡献艺，在津门极有观众缘，相声名家李伯祥在他的著名段子《聊天儿》中，就曾绘声绘色描述天津戏迷排长队买票看筱俊亭戏的火爆场面。

能不能请这位老大姐彩唱一场代表剧目《打金枝》呢？要知道，彼时的筱俊亭已然73岁，多年不扮戏彩唱了。她能同意吗？当筱美英心怀忐忑拨通这位老大姐的电话时，筱俊亭爽朗地笑了：“我最开心的就是给家乡的亲人们唱戏！虽然老了，上台演出也费劲了，可我还是想扮上！我回去，还想再听听彩舞（即骆玉笙）大姐的京韵，还想再吃一回锅巴菜、大饼夹饽饽儿呐……”

筱俊亭同意了，那谁能给她配演《打金枝》中的唐王呢？筱美英想到了天津评剧院生行翘楚、73岁高龄的李福安。同样，李福安也慨然应允：“我10岁就从老家宝坻县到天津学评戏、演评戏，津门父老培养了我，几代观众爱护着我，为了咱天津评剧振兴，让我演啥我都愿意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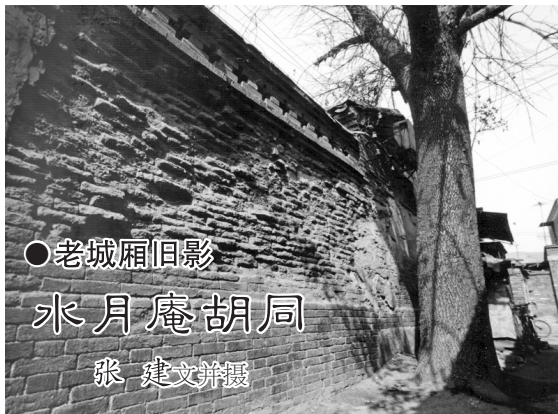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11月18日，筱俊亭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车，从外地赶到天津的筱美英家中排练。那天，天还下着雨，筱美英估摸时间差不多了，就下楼去接老大姐，等了半天，没想到筱俊亭从8路公交车上挤了下来。只见她左手提着个篮子，里面装着路上的“干粮”——几个茶鸡蛋，右手提着个折叠板凳，筱美英心疼道：“我的老大姐呀，您咋不打个车呢？”筱俊亭说：“办演唱会不容易，哪儿都得花钱，能省就省点儿。我拿着板凳，公交车上没座儿就坐这个，不累！”看到胖胖的老大姐气喘吁吁、风尘仆仆的样子，筱美英感动得落下泪来。

《打金枝》这出戏是沈阳评剧院的看家戏，唱腔也已成型，李福安为了与筱俊亭配合好，狠下了一番工夫背词、练腔。排练时，李福安还对筱俊亭开玩笑说：“俊亭，为了咱们评戏振兴，我老了老了还得留个小辫儿（意思是说怕演不好，给观众留下笑柄）！”

演出不负众望。1993年11月20日晚在天津八一礼堂，筱俊亭和李福安，两位73岁的老艺术家均发挥出极佳水准。时年60岁的筱美英配演公主，北京勇进评剧团英俊小生王金章配演驸马，强强联合的一折《打金枝》，引发津门再掀评剧热。

这场《打金枝》是筱俊亭最后一次彩唱传统戏。因为对于年过古稀的老人而言，扮戏“勒头”时间长会有风险，所以这场演出后，筱俊亭再演出都是参加清唱会了。2013年，李福安和筱俊亭相继在津辞世，如今，筱美英已然年过九旬告别舞台，津门老戏迷还会时常提起那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演出。

位于老城里，北起晒米厂小马路，南转东至南门东姚家胡同，东西两侧有分支，分别通向南门东姚家胡同和健德里，长约160米，宽3米。明朝末年，此地建有旧城内较大的道观，名曰“水月庵”。庙前形成胡同后取名“水月庵前胡同”。清光绪年间，庙宇拆除改建民居，更名“水月庵胡同”。这



●老城厢旧影
水月庵胡同
张 建文 摄

一带均为低矮平房。照片摄于2003年3月。

津门诗人间的文字交

侯福志

“交谊十年一面才，兰言每听臆宏开。屡承去夏临医室，岂料今朝隔夜台。倕辈深悲金石友，津沽痛失栋梁才。贤能四化登庸亟，不为私交始恸来。”这是津门诗人、学者贺熙鸿于1985年1月所作《杨轶群同志病逝泣赋》的诗作。

贺熙鸿（希红），字仲儒，1907年出生于今武清区城关镇杨仲河村。20世纪40年代，他曾在《新武周刊》上开设“约旨斋公余随笔”专栏，披露发生在天津、武清两地的文坛掌故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史料。

诗中所提及的杨轶群（名平，又名鸿翔）也是一位诗人、学者，1917年生于今武清区石各庄镇敦嘴村，1985年1月10日去世。20世纪30年代，青年时期的杨轶群积极投入到抗战工作，曾在冀中军区某部担

任军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担任过天津光明影院的负责人，“勤劳负责，莫之能及”。杨轶群退休后，应天津文史研究馆的聘请，担任过《天津文史丛刊》编辑。

贺熙鸿与杨轶群同为武清籍诗人，二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相识。他们是至友，也是难得的文字交。他们除书信往来外，还经常诗酒唱和。1980年5月，杨轶群参加全市文史工作会议。其间，杨轶群作了一首题为《文史工作会议上作》的诗，并请贺熙鸿指教。贺熙鸿随后作了一首和诗，题目是《次韵杨轶群〈文史工作会议上作〉》，内有“集会一堂晚节人，都为四化奋忘身”之句，表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自觉奉献余热的一片至诚。而“趋聆君得随班马，耿耿文光照析津”，则是对杨轶群投身文史工作的支持与肯定。

1983年9月，已至暮年的贺熙鸿步著名学者张轮远的原韵，作《次

和轮远兄赠诗原韵兼呈轶群老弟》。其一云：“年龄八秩复何求，遭际河清庆九州。白首论交惊宠什，敢将‘下里’漫相酬。”其二云：“高吟落纸似云烟，毫毫犹如鼎壮年。自问三生真有幸，联交安道与盈川。”第一首诗，颂扬了改革开放后，祖国大地海晏河清、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以及在此背景下与诗友间诗酒酬唱的愉悦心情。第二首诗表达了对老友间“联交”的感慨。

1985年，69岁的杨轶群病逝后，78岁的贺熙鸿作了同题两首的挽诗。按照作者的解释，他们二人之间尽管交情深厚，但见面的机会却很少。1984年，贺熙鸿在蓟县住进了医院，杨轶群不顾体弱多病，亲自去医院探望；二人还一同浏览了蓟县大佛寺，并合影留念。不料，那次见面竟是永诀。作者写道：“近得佳音自病房，谁知返照是回光。忽闻噩耗惊投箸，每忆前程欲断肠。”这就难怪“仰望壁上旧悬影，风雨箫斋益断肠”了。

师懿德重修鼓楼

吴裕成

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，师懿德升任天津总兵官。履新前陛辞，康熙皇帝谕旨：“天津地方近在京师，昔赵良栋为天津总兵官时甚善，尔但以为法足矣。”

赵良栋任天津总兵时，整理内城根马道，浚城濠，改城门额。师懿德任上，重修钟鼓楼。其重修记写道：“天津环城皆水也。北拱神京，南控诸夏，东连沧海，西望太行，形胜甲于天下，盖畿辅一都会哉。其间轮蹄辐辏，舳舻扬帆，往来交错，尽昼夜而无止，天庾之挽送，蒸民之懋迁，道取诸此。”对天津的地理区位优势，颇有认识。其北南东西之论，与四面城赵良栋所悬匾额略同：北门额“北拱神京”，重修记亦言“北拱神京”；南门额“南达江淮”，重修记言“南控诸夏”；东门额“东连沧海”，重修记也说“东连沧海”；西门额“西引太行”，重修记言“西望太行”。立足津门，放眼神州，或可讲城门匾额影响了师懿德的重修记。

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师懿德升为江南提督。继任者杜呈泗陛辞，康熙训旨：“前任师懿德居官甚优，凡事循彼所行可耳。”

窦英堂热心办学

曲振明

窦英堂是一名律师，家在沈庄子华丰里。1910年，南开校长张伯苓于东门里仓门口发起成立天津青年会，窦英堂积极参与，与张伯苓、宋则久等进步人士相交甚笃，是该会核心成员。1920年，南开爱国学生因爱国运动遭天津警厅囚禁，窦英堂作为律师积极参与营救。他还曾作为地道外五村自治会代表，向市政当局呼吁修建老地道。

窦英堂热心教育，曾资助郭庄子第三小学和李公楼模范小学。1917年，他在自家华丰里住宅创办培英女子初级小学校，学校初设单级班、四级班，限招80人，聘天津女师毕业生任教。1919年，学校迁址，办学条件改善。1920年，在校学生达60人，毕业四班共25人，成为河东女子教育的标杆。此后他又开设初级国民小学校、育英初级小学校以及通俗教育学校等。其参与创办的各校学生总数超270人，形成覆盖女子、儿童、成人的教育网络。1933年，窦英堂去世，学校因无人资助，陆续停办。

“马五爷”的书法

章用秀

马阜（1880—1935），字啸山，后改觉非，天津宜兴埠人，因在家里排行第五，故有“马五爷”之称。其先祖在明代从山西洪洞县迁居蓟口，后定居于宜兴埠。马阜自幼学习各种典籍和书法理论，刻苦临帖。从现存资料中可知，此人思想敏锐、性格豪爽、胆大口直，是天津同盟会成员。

马阜的书法沉厚古拙，神采飞扬，有大家气度。其魏碑、行书非常出色，尤擅颠草，人称“神草马”。陆辛农先生《天津书画家小记》在言及马阜时，引朱镇麾言：“学觉非。善书，尤长颠草。性豪放，喜交友，不分尔我。”马氏书法彰显的是一种张扬不羁、富于创造的气势。

山东王学仲艺术馆文物陈列室陈列着王学仲捐赠的部分文物，有唐寅、郑燮、曾熙、康有为等明清大家的珍品，其中也有马阜的书法。近年，马阜书作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偶有出现，其书法造诣渐为世人关注，以致有人惊呼：“此人真乃津门书法巨擘！”

